
微型小说三百篇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书 名 微型小说三百篇

主 编 李春林 郑允钦

选 评 吴 金等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省邮政发行报刊印务中心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24.75

字 数 64 万

版 次 1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定 价 39.80 元

ISBN 7 - 80647 - 078 - 6 / I · 57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微型小说方兴未艾(代序) 李春林 1

大家手笔

一件小事	鲁 迅	1
他	郭沫若	3
寒宵	郁达夫	5
代狗	沈从文	8
早上——一堆土一个兵	沈从文	12
灯	王鲁彦	15
河豚子	王任叔	18
私情	李健吾	20
便宜货	胡也频	24
余辉	石评梅	28
轻微的印象	黎锦明	31
田寡妇看瓜	赵树理	34

懒马的故事
一个不重要的军人
两个不能遗忘的印象

当代珠玑

讲演术
善狗与恶狗
扯皮处的解散
常胜的歌手
冬日荒野,烤白薯
打错了
今夏流行明黄色
第八棵馒头柳
一笔圆
爱的墓园
地毯
总统梦
看护
桃花三月天
情书
饱学之士
尾巴
丢失的香柚
海龟
女孩

时代音符

白头发、白尾巴和……
晨曲
最后一张照片是莲花

孙犁 37
冰心 38
夏衍 41

王蒙 44
王蒙 47
王蒙 49
王蒙 51
孟伟哉 53
刘以鬯 55
刘心武 58
刘心武 60
刘绍棠 62
从维熙 65
航鹰 67
谌容 70
蒋子龙 72
鲍昌 74
顾工 76
沙叶新 80
汪曾祺 83
梁晓声 85
张抗抗 88
张抗抗 91

那家伦 93
朱玉琪 95
郭忠信 98

每件事的发生都有着特殊的背景
钩沉
我是党员
接女儿回家
落棋有声
德叔落选

社会大千

熊
钻圈
破碎的图腾
满票
游戏
海边故事
生命
学童
屁股上的权利
端州遗砚
花匠
捕鼠者说(二题)
康伯卖狗
偷树
狗·猴·人
痴情的采访
夜晚的一次回访
八月的阳光
追债
城里人
谎言
月蚀

沙甬农 101
李泉 102
刘正文 105
凤凤 107
张新民 110
何百源 112

许行 116
阿成 118
毕淑敏 121
孙友友 124
邢可 126
白小易 129
曹德权 131
尹全生 134
韩英 138
郑洪杰 141
杨轻抒 144
秦德龙 147
杨崇德 150
凌可新 152
高海清 156
邢继福 158
古清生 161
陈玉龙 164
肖柳宾 166
肖柳宾 169
刘卫 172
晓帆 175

女人
书误·股灾
得而复失
台上台下
最后的犹太
风雪夜归
听课实录
圣手马

陈淹林 177
陈少鹏 179
李 进 181
孙一农 184
李 黎 186
何蔚萍 188
胡隆佳 191
王炳勋 193

夏日的绿荫里躺着一头猪
桔子
火驹
昨日今天
傻孩子
意外
如果

侯德云 253
尹全生 255
谢志强 257
李 青 260
尹全生 262
吴万夫 265
王德林 268

爱的花瓣

永远的门
爱情引力
风铃
感觉
紫色人形
妻
无题
韩国的“洞庭湖”
情幻
偷窥
等待敲门
死亡体验
最后的玫瑰
笔直的烟
作家与少女
小梅你好
妻子的心
珊珊和莎莎

邵宝健 195
谢志强 198
刘国芳 202
刘国芳 205
毕淑敏 208
茅 园 211
毕必成 214
杨蔚然 216
杨蔚然 220
杨蔚然 223
汝荣兴 227
芦芙荭 229
徐慧芬 233
秦巴子 236
赵广存 239
王 军 241
壶 公 244
饶建中 247

剃头阿六
杀人
开天目
驼背
一把手
哭灵
榕树下的瘦女人
画家和他的孙女
母亲
阿春
六叔秘事
啃青
飞翔
蜡烛
小洋楼里的女子
她丈夫最有能耐
洗澡
痴圣
皮二
茶渣
饭局

人海 望

凌鼎年 271
刘国芳 273
生晓清 276
谢志强 280
孙方友 282
司玉笙 284
沈祖连 287
王奎山 289
王奎山 291
林如求 294
林如求 296
袁炳发 298
墨 白 301
墨 白 305
邵德怀 308
马玉山 310
何立伟 313
王孝谦 315
张桂生 317
曾子云 319
魏邦良 321

哲理佳品

老刘误机

王大经 250

鹁小姐
不锈钢真空杯
立场

都市轶奇

神奇的绳子
旁门左道
杭州路 10 号
首富与杀手
保值期：一年
鹦鹉大赛
惊心的照相
故事
凶手
乞丐与富翁的传说
原形
古典人
采气
策划大师的时代
南方
侍应生
打工仔

乡野风情

村情
黑土
寒冬
天杀
秀秀与根娃
红嘴儿

彭顺久 323
邓耀华 325
乔 井 327

朱士奇 330
星 竹 332
于德北 335
杨蔚然 339
杨蔚然 341
江上鸿 344
何葆国 346
凌可新 349
林如求 352
陶 纯 355
张日敏 358
薛 涛 360
屈雅君 362
吴晓波 364
赵文辉 367
许 经 370
杨崇德 372

曹德权 375
喊 雷 378
陈永林 380
陈永林 385
茨 园 388
欧湘林 390

黑山坳秘事
偷瓜
这辈子·下辈子
霜降
发财

雁的悲剧
岳跛子
最准确的回答
一步棋
拂拂
小村出了个女秘书
一串墨点
上帝对地球人的最后一次谈话
僧面佛面
人与猴
路
邪树
爷爷·孙子
脚步声

万先生与方女士
床
生活中的细节
家殇
木匠的儿子
一个男孩生命的最后两小时
先发制人

沉思篇

家庭内外

王建平 393
于心亮 396
涂 晓 399
符浩勇 401
盘文波 404

中杰英 406
叶大春 408
许 行 410
许 行 412
侯德云 415
侯德云 417
高海涛 419
毛志成 421
沈祖连 426
魏金树 428
莫 美 431
何葆国 433
赵文强 436
陶继森 438

戴 涛 441
陈永林 444
忆 汾 448
陈永林 451
程世伟 454
钱 岩 456
吴金良 459

刺猬
坤面条
1976年7月28日
天意
鞋架
男人相信眼泪
鱼儿
补偿
暗号

带刺玫瑰

慰问
狗
奇怪
病
致观音大士书
神奇的饭单
倒置
狗风波
知识分子身份
三人行
听壁
打怕
求佛
会议中心的奇迹
钥匙
项链
蝗灾补遗
生意
麦芽儿青青
意见箱

小山 461
许行 464
袁炳发 467
唐炳良 470
魏金树 472
袁炳发 474
陆颖墨 477
司玉笙 480
王奎山 483

林荣芝 486
刘国芳 488
于德北 490
杨崇德 493
仄平 495
邵宝健 497
张记书 499
刘国祥 501
边鼓 503
莫美 505
于伯生 507
喊雷 509
生晓清 511
韩英 513
喊雷 515
吴若增 518
程天保 520
刘卫 523
徐社文 526
肖兵 528

得天独厚的星球
夜店
延缓生命

桥之过
血债
小站歌声
文具盒
“柿把儿”老师
后台
麻花辫

命运敲门声
高等教育
绝境
回归
棋道
寻找证明
故事一种
悔
乔
剪报
女人
亮光

错变
奴才驾到

幻想星空

郑允欽 531
钟子美 532
何开文 534

校园春秋

俞凤斌 537
曹德权 539
修祥明 542
司玉笙 544
赵广存 546
关宏 548
丁建涛 550

人生旅途

何葆国 552
司玉笙 555
白小易 557
程习武 560
李政群 562
凌鼎年 564
刘卫 566
王保伦 568
晓君 570
戴涛 573
邓耀华 575
兰小宁 577

荒诞世界

司玉笙 582
生晓清 584

人腿进化成轮子	沙甬农 587	花园里的独角兽	(美)詹姆斯·瑟伯 657
配套	魏金树 590	惶惶不可终日	(美)乔·尼科尔 659
上帝发的答卷	何文玉 593	父母心	(日)川端康成 661
夜遇	张桂生 595	沼泽地	(日)芥川龙之介 664
著名看门人	唐 俑 598	现场作戏	(日)古贺准二 667
		特技	(日)星新一 669
		给 S 夫人的报告	(日)星新一 671
		好险	(日)星新一 675
		吻别孩子 吻别马尼拉	(新加坡)黄孟文 677
		永远的均势	(新加坡)黄孟文 680
		洋女孩	(新加坡)黄孟文 682
		爱情侦探	(新加坡)林 高 685
		编造一则日记	(新加坡)林 高 687
		回乡魂	(新加坡)连 秀 689
		梯子	(新加坡)周 黎 692
		幸福出售	(新加坡)南 子 694
		水灯变奏曲	(泰国)司马攻 697
		发情	(马来西亚)朵拉 699
		彩票	(德)沃尔夫冈·哈尔姆 702
		出走的女人	(俄)普罗特尼科娃 703
		他们要学狗叫	(匈牙利)米克沙特·卡尔曼 706
		再会	(日)阿刀田高 708
		程序控制的丈夫	(前南斯拉夫)伊·布德洛 711
		我青年中年老年的征婚广告	(以色列)盖利赫·萨赫诺维奇 713
		我是一只实验室老鼠	(美)亨特·佩雷特 715
		差别	(德)布鲁德·克里斯蒂安森 718
		界河	(希腊)安东尼斯·萨马拉基斯 720
		约会	(美)S·L·基履 723
		初恋	(前苏联)尼斯塔尔琴科 725
人与人			
客厅里的爆炸	白小易 602		
扯淡	侯德云 604		
此一时 彼一时	凌鼎年 606		
夏夜之风	国 庠 609		
拯救	谢志强 612		
试	绿 穗 614		
搓背	王继和 616		
历史传奇			
延安旧事	尹全生 620		
匪类(二题)	雪 宇 623		
奸细	孙方友 625		
贞节坊	于心亮 627		
国外珍品			
生命的五个恩赐	(美)马克·吐温 631		
在钉子上	(俄)契诃夫 634		
“诺曼底”号遇难记	(法)雨果 637		
玛莎	(俄)屠格涅夫 641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美)欧·亨利 643		
二十年以后	(美)欧·亨利 646		
汽车等着的时候	(美)欧·亨利 649		
古堡的秘密	(美)凯瑟琳·邓拉 652		
三封电报	(美)佚名 656		

在柏林	(美)奥莱尔	727
扔掉可惜	(日)齐藤肇	729
发生在一小时内的故事	(美)凯特·乔宾	731
灰	(前苏联)米·明申	734
前妻	(前苏联)鲍里斯·克拉夫琴柯	736

港台之窗

红灯	罗燕如	740
妖娆女乘客	爱·亚	742
回家	爱·亚	744
打电话	爱·亚	746
会变金色的鸽子	张至璋	748
两个女人	张至璋	751
永远的蝴蝶	陈启佑	753
制服	陈克华	755
樟脑	陈克华	757
异类的接触	余心乐	759
特别的丈夫	苦·苓	762
送一轮明月	林清玄	765
最后的秘密	东·瑞	766
当铺	深·雪	768
上釉的心情	罗·英	773
跋	郑允钦	775

曹德权

村情

那火燃旺时人们正在乘凉。德才叔从凉板上一跃而起去野撒，就见村西上空升腾起一团红绒。揉揉眼角看仔细了，立时惊呼：“哎呀球了！——哪家的房子烧了！”

村西的人家炸了窝。

村东这边的人们就都从凉板上跃起，性急的连鞋子都没穿，冲屋里抓水桶去了。女人就都催自个的男人：“快过去帮一把，也不知是哪户挨了？！”

“好像是斗才家？”

“斗才家？看准了？”

人们顿时冷了心窝，纷纷停下脚步，伸长颈子细看，认准了。认准了人们就都放下水桶之类家什，迟疑着重新坐上凉板。

村西有女人绝望的尖叫声，听出是斗才那新潮娘儿们的声儿，接着一个气魄的男声：“凡参加救火的，一人送50块！”

斗才的声音。

“都啥时候了，妈的还是讲钱！”德才骂一句，“你钱多没有老子的瞌睡多！”

德才的话音刚落，人们就都嚷嚷开了。

375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下你斗才找人推吧。”

“你有小楼，你有彩电，你有摩托，你有吧，这下要人了，认着咱姚湾人了！”

“这几年他哪趟布匹生意不是大把大把的钱塞满腰包，进夜总会搂娘儿们千儿八百的不当回事，湾子里的人问他借块钱还要脸色，这不是报应了么？！”……

姚湾人议论了一阵，各自早早收了凉板回屋困觉。搂了娘儿们极有兴头。

一夜兴奋。

天放亮时，村东村西的老少爷儿们顾过去望一回光景：斗才的独立院焦黑一片，青烟缕缕，残墙断壁堆里，掺杂着高档家具和电器的残体断肢……

斗才蹲在园子前，垂了头石佛一般。斗才女人散乱的头抵在男人的肩膀上，凄惨地哭着，西服筒裙下雪白的大腿染了花花点点的烟灰，左腿肚正渗着血滴……那个惨呐！

姚湾人顿时黑了脸，埋了头贼般走了。

姚湾人哑了一般，无声无息，人们不言语，心里吊了石块般沉。

入夜，斗才园子里时不时闪过人影。园子里便暗暗被人放了席子、衣服、碗筷之类生活用品。

日子不像日子。

第三天上，村西传来叫骂声，极凶的样子。村东村西的人都忽拉赶去，只一会儿工夫，姚湾人二百多口子全聚拢了。

就见斗才园子里有几个新潮男女，支了几辆摩托，个个脸上浮起凶色。姚湾人弄清是来追斗才要贷款的。

德才叔挤了进去，一脸雷火色：“喂，我说你们几个，还让人活不？！——要钱，明年来！”

几个新潮男女白他一眼：“关你屁事，你一边去！”

斗才和他娘儿们感激地看了德才叔和乡亲一眼，慌忙向那群人说好话求情。

德才叔火了：“你们走不走？”

那群人怔了怔：“不走又咋的？”

“不走就办你们扰乱社会治安！”

姚湾人立时炸了，少有的齐心，人人吃了枪药一般：

“要钱？——锤子吊在面前！”

“哪里的野物？！给老子们滚！”

“少废话，看老子们姚湾的人毛你狗日的一顿！”……

几个新潮男女骇然地望望四周激怒的姚湾人，终不明究竟，吐一口唾沫骂了摩托一溜烟跑了。

姚湾人又都黑了脸，埋了头慢慢四散走了，这才心里略略好受些。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5.10期)

[点评]

作者在《村情》里“放”了一把火，题旨是想通过这把火烧出人们的善良来。

平日常张狂的首富斗才家失火了！野火点燃了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怒、自卑、压抑和心态不平。这把火把“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金钱万能哲学烧得不灵了。如果，作品就这么发泄一顿，也行。不过就平淡了点，而且，似乎也偏激了点。因为，富并不是罪，以富势横才是罪。

作者便凭地添出一些催债人来捣乱，这一捣乱才给了姚湾人表现善良的机会。姚湾人毕竟是善良的，“只一会儿工夫，姚湾人二百多口子全聚拢了。”这么一写，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姚湾人的善良，而且也想到我们这个东方民族就是这样善良的。（吴金）

喊雷

黑土

郑宇因与寡居的四婶颜氏成婚，族长在祠堂里以乱伦罪施笞刑7鞭，然后将其逐出郑氏门宗。

那是家法大于国法，族规大于乡规的年代，郑宇在得知颜氏已跳崖自尽之后，不得不带着血迹斑斑的鞭伤，爬上郑氏陵山，向九泉之下的父母挥泪拜别。

后来，几经辗转，郑宇流落到了欧洲，好不容易才进入S地矿公司的化验室工作。

他离家出走时，曾将双亲坟头的一坨黑土带在身边。一天，他受好奇心驱使，从这坨黑土中取出一匙，投入试管……不料一个奇迹因此出现了：化验结果证实，这坨黑土原来是软锰矿土，其含锰量高得令人吃惊！

因此，他兴奋得夜不能寐，立即将这喜讯函告郑寨乡亲，并决定抛弃在S公司的优厚待遇，回祖国与乡亲们共同开发郑氏陵山。

外国友人对他：“你是被逐出族门的游子，至今鞭痕犹在，如此执著地留恋那片故土，值得吗？”

郑宇说：“当年抽我的那条鞭子，实质上是贫穷和愚昧这两股牛筋拧成的。倘若家乡依旧贫穷，那条鞭子还会落在我郑氏子孙身上。因此，我殷切地希望为家乡致富尽一份力。”

辞呈获准后，归心似箭的郑宇便携带了他在海外惨淡经营得来的全部积蓄和有关地矿资料，欣然回到家乡。

郑宇勘察和开发郑氏陵山锰矿的申请，很快就得到批准。

县有关部门和矿山筹建处办的头一件事就是给郑寨村发文并拨款，要求村民在半月内将陵山上的有主坟墓迁出。

文件还规定：该矿场招工，将优先录用郑寨的青年，该矿场每年将提取纯收入的25%，作为郑寨兴办水利、交通、教育和公共福利设施之用……

通知下达两天后，县上有关人员陪同郑宇乘车去陵山察看坟墓搬迁进度。

通往陵山的村道两旁，早有闻讯而至的数百名乡亲在那儿等候这辆汽车。

郑宇早早就打开车窗，探头张望，让迎面的乡风吹拂他热得发烫的脸颊，醉倒在乡情的温馨和甜蜜之中。郑宇望着阔别20余载的乡亲，望着魂牵梦绕的郑寨的山山水水，禁不住热泪盈盈，郑宇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么多乡亲赶来迎接他。

车在山口停下。车门一开，他的双手分别被两位长辈紧紧握住。忽然郑宇感到异常：那两双手带给他的不是温暖，而是锥心透骨的疼痛；面前的几百双眼睛射向他的不是悠悠乡情，而是如刀似箭的寒光！

鬓发皆白的族长讲话了：“郑宇，孽种！你为了报20年前那7鞭之仇，回来挖祖坟、盗宝藏、狼子野心，罪不容诛！郑寨人饶不了你！”

群情激奋，人声鼎沸。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郑宇——滚蛋！”的喊声此起彼伏。坟地里一块块板结的黑土，向郑宇飞来。

郑宇招架不住，不得不躲进汽车暂避。刚一上车，就有一块车窗玻璃被砸碎。他俯身拾起砸碎玻璃的黑土块，捧在掌心，掂了又掂，看了又看，又是点头，又是摇头，一副百感交集，一往情深的专注神情。以致于他额头上刚被击伤滴下的鲜血和淌然而下的眼泪

滴在这块黑土上,他都视而不见……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5.10期)

[点评]

读《黑土》,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深切的沉重。

无疑,《黑土》所塑造的郑宇这个具有叛逆和创造性格又对生他养他的故土和乡亲一往情深形象是生动感人的,而郑宇那横跨了20年时空的不幸遭遇,以及由他这不幸遭遇所揭示出来的我们这个民族所患有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封建愚昧和因循守旧的沉痾,又实在令人忍不住唏嘘感怀,忍不住要在心头产生沉甸甸重幽幽的悲哀和失望。

我以为,《黑土》的成功,也正是在于它能够激发读者那份沉甸甸又重幽幽的悲哀和失望之情。也许,这种悲剧性的取材、立意和表达,会让人觉得作者似乎是太残酷了些。但更残酷的却是存在并发生于那块“黑土”上的现实,而正视这样的现实,鞭挞这样的现实,从而警醒并激励人们去为改变这样的现实而努力,这应该是意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确实,在悲哀和失望的字里行间,还写着振作和希望,还充满着要将这悲剧“撕破”给人看,从而期盼“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力度!我想,在这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改革开放年代,像《黑土》这样的作品是很值得作家去写、读者去看的。(汝荣兴)

—— □陈永林 ——

寒冬

空中溢满寒风狰狞的微笑。光秃秃的树干冷得瑟瑟发抖,发出凄厉无助的呜咽。空中铺满铅色的乌云,严密密地压在头顶上。

要下雪了。

我立在风中,脸被刀子样的风扎得生痛生痛。几个脚趾头好像断掉了,已感觉不到痛。

“爹,上岸吧,要不会冻坏的。”

父亲不搭理我。父亲仍摸他的鱼。父亲只穿了一条短裤衩。

“这些王八羔子都躲到哪儿去了?”父亲下湖快半个时辰了,可乌鱼一条也没摸到。在夏季,乌鱼很好弄。夏季,乌鱼怕热,总浮游在水面上,在鱼钩上放只青蛙或块面粉团,就立马能钓上乌鱼来。可在寒冬,乌鱼怕冷,藏在泥土里一动也不动,很难抓。即使人踩住它,它也动都不动,让人很难感觉到踩住它了。乌鱼鬼精。

湖水对湖岸怀着满腔仇恨似的,猛烈而凶狠地撞击着湖岸。我感觉到脚下的地在抖。我听见湖岸痛苦的呻吟。湖水一点也不同情,仍一次比一次凶狠地咬噬着湖岸。

父亲被湖浪冲了个趔趄,险些摔倒。

“爹,别摸鱼了,回家吧。”

“放你妈的屁,不摸到乌鱼,你狗日的能当成兵……”

父亲的声音打颤。

都是那狗日的村长!

听说在一些富饶的地方当兵很容易,可在我们这个穷山沟,想当兵的挤破头。每年冬季,都是亢奋而慌乱的季节。许多人都为当兵奔波。我们这些没考上大学的,如又想挣脱脚下这贫瘠的土地束缚,那只有当兵一条路。在部队考军校比地方上大学要容易得多。如考不上军校,可学些技术,今后就不愁没饭吃。学不了技术,争取入党也行。入了党,可进村委会当干部,或者进乡办企业,入了党的军人也不愁没饭碗端。

我也往当兵这条狭窄的路上挤。

去年,我验中了,可乡武装部只给我们村委会四个名额。我没争到。原因是我们想抓住鸡却又舍不得一把米。

今年,我验中后,父亲就忙活开了。

父亲拎了两条“红塔山”、两瓶“茅台”进了村支书的门。村支书见了烟酒,满口答应,又说:“只是村委会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还得让村长同意。村长同意了,我没二话。”

父亲又拎着鼓鼓囊囊的包进了村长家。

父亲对村长说明来意。

村长说:“这事,我当然会帮忙。只是今年指标太少,只三个。而村里验中了的却十几个,能否去得成,我不敢打包票。但我尽力帮忙。”

父亲又把烟酒拿出来,村长不收。父亲说:“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不想帮这个忙。”忙是要帮,但东西不能收。”两人争了很久,最后父亲执拗不过村长,把东西拎回家了。

父亲脸上阴阴的。

父亲说:“村长死活不收东西,他不实心实意帮忙。唉!”

父亲心里急。

正巧,村长的女人得了一种妇科病,医生开了药,说要乌鱼做药引子才行。

父亲得知后,立马就下湖了。

父亲的身子开始抖了,“妈的,这……王八……躲……哪里……”父亲话都说不囫圇。

“爹,回家吧。这兵我不当了。”

我的泪掉下来了。

“闭……上……你……臭嘴。”

父亲仍摸他的鱼。

忽然,父亲笑了:“哈哈,终于……抓……住……你……”

父亲双手举着一条三四斤重的乌鱼。

父亲上了岸,身子一个劲地抖。父亲的嘴唇已冻得乌黑,身上发紫,可父亲还笑着说:“这回没白来。村长见了这鱼,准会动心

的。你当兵有望了。”寒冬,乌鱼捕不着,鱼摊上根本见不到乌鱼。

回家的路上,碰见几个汉子。汉子们见我手里抓着乌鱼,都转头走了。

我知道他们也是为村长抓乌鱼的。

回到家,母亲把一红本本给我,说:“通知书刚下来了,过几天就走。”

父亲不识字,却端着“入伍通知书”看了许久。

父亲问:“这通知书谁送来的。”

“村支书。”

“那你把这乌鱼剖了,红烧,多用香油,要煎得焦黄焦黄,村支书喜欢吃。”父亲对母亲吩咐后,又对我说,“你去买两瓶好酒来。”

“那这乌鱼不送村长?”母亲问。

“不送。”父亲生硬地说,“娃能当兵,全是村支书帮的忙。这情我们得谢。”

酒买回来了,父亲就去请村支书。

父亲把背背上的鱼块一个劲地往村支书碗里夹。村支书说:“我自己来。”父亲说:“多吃点,这东西冬天里吃了,补肾。”父亲又端起酒杯,说:“我在这敬你一杯,娃儿能当成兵,全靠你了,在此谢你了。”父亲一仰脖,一杯酒一口干了。

“林子能当成兵,也亏了村长帮忙,我一个人不行的。乡长在外县有一亲戚,想把户口转到我们村,占我们村一个指标,村长挡着,把这指标给了林子。”

父亲“啊”了一声,笑便僵在脸上,但片刻,又说:“来,喝酒。”

父亲的声音一下没了筋骨、软绵绵的。父亲刚才兴奋得发红的脸也犹如门墙下的枯草,蔫蔫的。

外面开始下雪了。

吃完酒,父亲又出去了,母亲和我没在意,都没问父亲到哪里去。到吃晚饭时,我四处喊父亲,却没人应。母亲也慌了。后来,母

来说：“他是不是给村长摸乌鱼去了？”我跑到湖边，见岸上放着父亲的衣服，湖上却没父亲的影子。后来在离我们村二十几里的一个山脚下找到了父亲。父亲的身子已变得僵硬。

三天后，我穿着绿军装登上了火车。

雪纷纷扬扬下，满世界一片耀眼的白。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6.15期)

[点评]

《寒冬》的题材并不新，作者却写出了新意。这新，就新在作品中揭示出不正之风的社会基础。有了这样坚实的社会基础，反对不正之风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了。这就不仅仅是某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问题了，而是一个扎扎实实的社会问题了。所谓社会问题，是与文化有关的，那基础是不易动摇的。

作品的情节并不复杂。父亲为使儿子能顺利当兵，便给村领导送礼。“只要村长、村支书答应了，那当兵就没问题。”结果，村支书收了礼，父亲放心了。可村长无论如何不收礼，父亲也就不放心。后来听说村长女人治病需要乌鱼，父亲便冒着严寒下河摸乌鱼。这时，村支书送来批准儿子当兵的通知，父亲便认为儿子能当兵，是村支书的功劳，乌鱼没必要再给村长了。然而，当他得知决定儿子当兵的是村长时，懊悔与感激促使他再次下河摸乌鱼。结果乌鱼没摸到，人却冻死在河里。

这是一幕不该发生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在于父亲的感恩戴德思想。

陈永林的作品在艺术上比较有特色，他的语言凝练、简洁，乡土气息浓郁，他还善于客观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很少直接出面议论。因此，他的作品意蕴比较含蓄，有的甚至比较隐蔽，有余味。

(祝新康)

—— □陈永林 ——

天杀

狗日的牛二该杀！

傻二咬牙切齿地说。

傻二便磨刀。磨刀的霍霍声让傻二的心痒痒不停。刀磨好了，傻二忽儿想到如用刀杀牛二，公安一查便知，到时自己也没命。傻二便嘿嘿地笑了，得意地自语，哼，谁说我傻？我才不傻呢！

傻二便去瓜地里的了。

那时的日头已坠进鄱阳湖里。浓重的暮霭一团团从湖里漫出来，洒开来。暮霭网一样罩住了田地、房屋、树林。

狗日的牛二该杀！

牛二是畜牲。不，畜牲都不如。嫂子是多好的女人，可牛二总往死里打嫂子，打得嫂子泪汪汪的。嫂子上也总没一块好肉。

那回，嫂子洗澡，傻二见嫂子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心针扎样痛。

嫂子见了傻二，忙用毛巾遮住下身，赶傻二走。

傻二心里说，嫂子要是我的女人，我才不动她一根指头，疼都疼不赢。

傻二问嫂子，狗日的牛二咋总狠心打你？

嫂子说，他心里有另一个女人。

傻二知道另一个女人叫莲儿。傻二问,莲儿没你一半好看,牛二咋喜欢她?

死去的男人给莲儿留下很多钱。你哥爱钱。嫂子说。

爱钱跟爱莲儿有啥关系?傻二问。

你真个很傻,脑子转不过弯。你哥跟莲儿好,莲儿就给你哥钱。

如你有钱,牛二也会喜欢你啊?

那是自然。

傻二就想到他那根藏在砖缝里的金条。金条是父亲给的,本想给傻二讨个媳妇,可傻二对其他女人不感兴趣,傻二心里只有嫂子。再者爹也死得突然,什么病也没有,就不明不白地死了。

爹给傻二金条时叮嘱道,你的金条要藏好,不能让你哥夺去了。我死了,你把这金条拿到银行换钱,好好过日子。又叹口气,我会死在你哥手里。

如我有好多钱,你也会喜欢我啊?傻二问。

你哪有钱?难道爹真的给了你金条?

嗯,傻二承认了。

真的?你给我看看。嫂子说着朝傻二偎过来,傻二就闻到一股很好闻的气味。傻二的心便慌慌地乱跳。

嫂子的手水一样在傻二身上滑过。

傻二的呼吸急了,喘儿喘儿的。

木床便吱吱呀呀呻吟。

嫂子要傻二拿金条给她看。

傻二说,你要做我的女人,要天天这样待我,那我这条金条就给你。行。

傻二就拿了金条给嫂子看。嫂子看了金条,眼里有了光,就说,这金条我替你保管吧。

你成了我女人,这金条就归你管。傻二心里说,我才不那么傻呢!傻二从嫂子手里拿过金条,藏到另一个地方。

如杀了牛二,那嫂子就是我的女人了。

傻二这样想,腿上就有了劲,步子也加快了。到了瓜棚里,牛二正搂着莲儿亲嘴。傻二什么话也不说,对牛二就是狠狠一拳。牛二躲,说,你咋凭白无故打哥?

就打你。打死你,嫂子就是我的女人。

莲儿吓得惊叫。傻二就拿了根扁担朝莲儿头上砸去,你这臭妹子也该死。莲儿一声不响倒在地上。傻二抡起扁担又朝牛二砸去。牛二说,你要嫂子做你的女人,我可与她离婚。

傻二说,你狗日的就该死。嫂子说你为了夺金条,把父亲扼死了。

牛二还想说,头上挨了沉重的一扁担,倒下了。

傻二把牛二与莲儿扔进鄱阳湖。傻二想,人家准以为他们是跌进鄱阳湖淹死的。傻二笑了。

回到屋,傻二喊嫂子。找了个遍,却没嫂子的影。傻二的房里却翻得乱糟糟的。傻二看床底下,埋在地底下的金条不见了。

傻二搬开水缸,掀开石板,拿出金条,便嘿嘿地笑了。那笑阴森森的,让人毛骨悚然,你拿走的金条是假的呀。

愣愣地坐了半夜,傻二便拿了金条扔进鄱阳湖。

此时,湖滩上的芦苇丛里传来一声不知什么鸟儿的凄凄怪叫。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7.10期)

【点评】

《天杀》是一篇写钱与情的作品。既写了金钱的恶也写了情的痴。作者写成一个悲剧,意蕴更加丰厚,令人遐想。人成了金钱的奴隶,这是人的悲哀。应该说,作品题材并不新奇独特,但作者选取的角度好,人物关系安排精到,充分显示出作者构思的巧妙,而且很自然。从作品看,哥哥为了金条害死了父亲,这已经够残忍了,又为了钱投到不如妻子漂亮的女人莲儿怀里。弟弟傻二(很难说他傻还是不傻)因看不惯哥哥的作为,加上爱嫂子,想用父亲死前给他的金条得到嫂子,也是解救嫂子。哪知嫂子也是个爱财之

徒，企图骗取金条。在骗不到手时，就偷，偷到的却是假货。傻二的一片真情被亵渎。“便拿了金条扔进鄱阳湖”。“投湖”实无必要，但傻二的绝望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我想，这也许正是作者的主旨，对当今社会上人们片面追逐金钱的失望和谴责。从文中不难看出，人被金钱俘虏了，真情也就会被腐蚀，到最后，生命也难保全。作者最后写道“此时，湖滩上的芦苇丛里传来一声不知什么鸟的凄凄怪叫。”这是一种哀悼，也是一种警告，或者说是对理性的一种呼唤。

这是篇值得玩味的作品。

(邢可)

—— □ 茨 园 ——

秀秀与根娃

时间一天天过去，秀秀发辮上不再扎白布条了。娘家哥又来接她，可她一瞥见公公婆婆泪汪汪和小叔子菜根苦兮兮的样子，就不忍……于是，菜根上地时总要扛上两把农具，走近她，冲她笑，问她“嫂，我上地，你不去？”秀秀也说不得啥，手里活再忙，她都会搁下，拔拔头发，爽快地应着，默默跟着他，出村，上路，朝半里外的责任田走……

村邻们望着他俩吃吃地笑。偶尔，也喃喃咕咕。后来，一出村，菜根再不喊“一起走呗，嫂”，只是埋头在前面走。秀秀在后面勾头跟着。有时，秀秀想和他说些什么，可菜根就像长了后眼似的总让她撵不上……

“二弟，看上谁了？嫂给你说去。”眼看着和菜根

同岁的小伙结婚的结婚，抱娃的抱娃，秀秀忍不住背地里激他。

菜根闷闷地不置可否，却又凄惶不已……

腊月间农闲，一家人没事了就围在一起剥花生，喝“高粱大曲”。三杯酒下肚，秀秀脸红润润的，喊菜根的乳名“根娃……”

公公婆婆相顾苦笑，摆筷子，回里屋。

“根娃……”秀秀脸更红了，又喊。

“天不早了，嫂。”菜根说着，喝一大杯酒，塞一满嘴花生，起身回屋……

第二天，公公婆婆满村找不见菜根的影子，秀秀却在自己的枕边发现了一张“我外出挣钱……”的纸条。

第一年，媒人们说穿了秀秀的耳朵，可秀秀只是听听，笑笑。被絮叨急了，秀秀就说句“公公婆婆咋办？”气得媒人扭头就走。村里“老寿星”玄爷知道了，老泪盈眶，硬让儿们抬着找秀秀大谈民国初年他寡娘的贞节牌坊如何如何排场以及怎样怎样荫及子孙……

第二年，替秀秀提亲的人少了，可秀秀眼角的鱼尾丝却多了。家里的镜子也被秀秀摔的摔，藏的藏。晚上，秀秀却又忍不住借灯光看自己在墙上的影子……

第三年腊月的一个夜晚，门外的小花狗先是一阵狂吠，接着又发出亲昵的呜呜声。秀秀被惊醒了，支棱着耳朵听：轻轻的脚步……没有了，但接着，又有拨门的声音！

“谁？”秀秀害怕了，喊。

“我，嫂。”拨门的声音停了。

是菜根。黑暗中，菜根打开拎在手中的皮箱，拉住秀秀的手，让她摸皮箱里一叠叠的钱，喘息着，头一回喊秀秀的名字：“秀秀，这钱够咱花一辈子的，快收拾收拾赶紧跟我走吧……”

蓦然，秀秀觉得别扭极了，胸闷憋得难过得不堪。她抽回手，猛地拽开门，使劲操了菜根一把，冷冷地说：“要送你自家走，我可不敢败坏你家门风！”

“秀秀……嫂，求你了，跟我走吧，总不能让人说我给俺哥的……”根娃哑着嗓在门外低声乞求。但回答他的只是秀秀愈来愈扼制不住的嚎啕……

没几天，秀秀改嫁了——光光亮亮嫁给了邻村一个残了一条腿的光棍汉。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0.6期)

[点评]

“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们看。”这是关于创作悲剧作品的经典教义。

《秀秀和根娃》前半部用大量篇幅叙述了秀秀的美和贤，又记叙了小伙子爱嫂子的片真情。当这种反封建礼教情爱发展到如痴如醉的寡居“第三年”时，文势的累积正步步紧“逼”读者的心。这时，文笔陡转，根娃为旧观念所束缚，不敢娶寡嫂为妻，棒打鸳鸯各自飞，一对本该很般配的爱情鸟，被驱逐出了伊甸园。

作品不仅文字优美，而且深含哲理。秀秀和根娃不毁于他人，而毁于自我；不毁于外力，而毁于观念。小伙子娶寡嫂，只要是真情所至，本来他们可以活给自己看，而不是活给别人看。由此引伸开来看，任何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真正的阻碍来自自我。（吴金）

—— 欧湘林 ——

红嘴儿

小镇远离闹市，晚上还点着原始的桐油灯。古朴的小镇人日子过得很平静，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一切都依着老一辈的法子办，老人都活到七老八十

的，一点也不比城里人阳寿短。

小镇三四十户人家百十来口人，开了些店铺，专门收购山货，然后让城里人买走，如木耳、蘑菇、茶油、山果、蛇皮、药材之类。每逢三六九的赶场日子就是小镇人的节日，在这些天里，小镇人的口袋里就会装满票子，这是小镇人的骄傲。

小镇人的骄傲是靠小镇有一条河通大江，有一条南北大道连着四里八乡，小镇人因此很满足。可小镇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平静的日子却给一个从城里来的女人给扰乱了。

那是去年秋天，小镇人惊奇地看到镇子上来了一个收购药材的女子。女人也像爷们一样跑生意，小镇人感到好奇怪。但见这女人三十来岁，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涂了口红画了眉眼。尽管小镇上的老人看不顺眼，但年轻人的眼光却被她吸了过去，特别是姑娘们觉得新鲜。这天，那个收购药材的女人看了何老二家的货就留下来同何老二谈生意，当晚同何老二闺女睡，第二天就雇了船将何老二家中的所有药材都买走了。临走时把一盒口红忘在了房里。

何老二的闺女叫桂桂。桂桂胆小，拿了那女人的口红不敢往唇上抹，就找了几个小姐妹商量。几个小姐妹认为不抹白不抹，但不能像那个女人那样抹成猴屁股，那太艳太打眼，只能淡淡地抹点。于是，几个小姐妹就怂恿胆大的冬芸先抹了，淡淡的像天生的红嘴儿一般，冬芸一下就显得比以前水灵多了。一高兴，几个鬼丫头就拉了冬芸往有人的地方走，开始也没太引人注意。第二天，终于有人说话了：哟！这闺女出落得花儿朵儿似的了。冬芸听了心里像灌了蜜。

可是有一天，冬芸和小姐妹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差点哭了起来，说建国欺侮她，搂着她亲嘴儿，那会儿差点把她憋死。鬼丫头们听了一个个哈哈大笑起来，肚子都笑痛了，谁都知道建国是冬芸的对象，就住在下河村，他们年底就结婚。那天冬芸抹了口红去看建国